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雪线之声



风雪中的跋涉。

一年前的一个清晨,海拔4300米的喀喇昆仑,一个名叫“清泉”的军营广播站悄然诞生,用声音打破了高原的寂静。

看似是一个广播站从无到有的故事,实则是一群军人在严酷环境中寻找精神支点的真实记录。从指导员的一个念头,到20多名战士踊跃报名;从简陋的库房改造,到这个栏目的形成——我们看到,在荒凉的“生命禁区”,精神的力量如何成为温暖的支撑。

这个小小的广播站,也成为了一面镜子,映照出每个人的成长:有人找到钻研技术的动力,有人变得

更加自信奋进,更重要的是让戍边精神代代相传。学吉他,过生日祝福、建读书角……在这里,每一名官兵的心愿都被认真对待,都有了真切地回响。

“缺的不是坚守的勇气,缺的是能让勇气扎根的土壤。”戍守边防的同时,如何守护官兵的内心世界?今天走进新疆军区某连,聆听“清泉广播站”的故事,我们的内心有了答案——当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,每一个心愿都被珍视,荒凉的高原也能开出精神的花朵。

——编者

清泉广播站：高原上流淌的「清泉」

汪俊 周凯威 蔡星祁



图①:李航(左)和战友在广播站播音;图②:官兵在高原巡逻;图③:官兵在文化墙张贴边生活照;图④:战士在广播站调试设备;图⑤:官兵在训练间隙开展趣味游戏;图⑥:哨兵在哨楼执勤。

丁勇、陈尚勇摄

全力支持。他们随后商议将一间闲置的库房整理出来,作为广播站的阵地。

消息传开,连队像湖面被投进了一颗石子,一天之内,全连20多人报名响应。排长林佳伟负责设备协调;大学生士兵李航毛遂自荐,说自己有大学广播站的工作经验;一级上士赵占波搓着手,说肚里装着不少好故事;爱写诗的列兵丁树山,小声地问:“我能当广播员吗?”

大家说干就干。李航把自己“钉”进了那间朝北的库房。中士马睿龙找出扩音设备,下士王雨霖架设线路,中士李阳负责门牌设计。墙壁上,贴满战士手绘的装饰,窗台上摆放着绿植。设备虽然简陋,每一颗螺丝都拧着大家的心意。

第一次策划会,大家围坐一圈。赵占波说:“广播站不能离咱们连队的生活太远,得有温度、有韵味。”李航建议设几个栏目:《连队新闻》《军事知识》《生活常识》等。有人建议增加文艺栏目:“读书唱歌,来点‘文艺范’。”赵指导员一边记,一边点头说:“要多讲老一辈的优良传统,多讲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。”

丁树山利用课余时间撰稿,把官兵们在雪山巡逻、在前哨值守时的一个个感人故事,化作笔下的诗行。怕普通话发音不标准,他对着字典一遍遍纠正。

赵占波也没闲着。他翻出老兵撰写的“戍边日记”,把前辈爬冰卧雪的故事抄下来,饱含感情熟读。

试播那天,全连在操场集合。升旗仪式后,一个声音响起:“从今天起,我们有了自己的广播站!”

按下播放键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旋律飘向雪山。广播室中,当日的广播员丁树山望着窗外战友挺拔的身姿,内心澎湃——他终于能把美好的诗句,读给坚守这片高原的人听。

赵占波坐在一旁,手里攥着那本日记,他在心中诉说:“老班长,您的故事,即将通过电波传得更远。”

成长的见证

广播站运行一个月后,变化就像高原的冰河,表面平静,深处暗涌。广播节目每天都在营区响起,流淌进战士的心中,滋润他们成长。

李航原本一门心思钻研维修技术,生活中与战友交流不多。如今他走到哪儿,总有人和他打招呼:“今天《科技天地》讲啥?”

每次广播,李航都与大家分享一些装备保养秘诀,常有骨干拿着笔记本来到广播站找他请教。那天训练结束,他对赵指导员说:“我想争取更多培训机会,积累知识提高能力,今后更好地为大家服务。”

丁树山的成长令人惊喜。这个训练总拖后腿的新兵,因为负责《边关诗页》栏目策划,阅读了大量书籍,写作了多首诗歌。他的那首《雪山下的绿军装》这样写道:“寒风凛冽心却热,只因肩上是家国。”

节目播出后,赵指导员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学习劲头高,诗也写得好。咱可不能骄傲,训练成绩也争取上个榜啊!”

从那以后,丁树山像变了个人。老兵陪他加练体能,班长给他“开小灶”讲战术要领。几个月后,他的考核成绩全部达标。在一次主题演讲中,丁树山有感而发:“广播站就像一座高山,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短板,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永不放弃——只有努力攀登,才能站在山顶。”

有一期节目,赵占波回忆起一次巡逻路上的生死经历。“别怕!跟着我走,记得身后有我。”这句老班长当年的叮嘱,曾让他热泪盈眶。如今与年轻战友分享这句话,他收获了更多的感动。节目结束后,新兵们围着他问:“后来呢?”他真切感受到,老兵的精神,在如今的连队未曾褪色。

“精神的力量,需要广播站来传递。”赵占波更加认真地筹备节目,让故事凝聚兵心,帮年轻的战友树立信心。他把老兵留下的“戍边日记”整理成故事集,并向连队建议,收获了一拨“粉丝”——每个站上舞台的战士,都在阳光下闪光。

高原依然荒凉,官兵的内心却日益丰盈。训练场上口号更响,学习室里钻研氛围更浓,课余时间欢声笑语更多。

梦想的回响

去年新兵下连时,广播站推出特别活动——“说句心里话”,让每个人都能通过电波表达心声。新兵石博在

“心愿纸条”中写道:“我想学吉他,不知道谁能教我。”

心愿播出的当天下午,中士王雨霖便自告奋勇:“我上学时学过,我教你!”姜连长从库房翻出自己当年的一把旧吉他,亲手交给石博:“好好练,以后在广播站秀才艺。”

不久以后,广播里响起石博自弹自唱的连歌。一曲罢,他对着话筒说:“梦想照进现实的滋味,真好!”

老兵金瑞的心愿很直白:“我媳妇下个月生日,又一次不能陪伴在她的身边。我想通过广播,祝她生日快乐。”金瑞送祝福的这条广播音频,随即被战友发送给了他的爱人。收到音频,金瑞的爱人感动地回复:“这是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。”

来队探亲的7岁娃娃小军,也被特邀进了广播室。小军对着话筒说:“我想通过广播告诉爸爸,我期末考试得了‘双百’。”爸爸听到了,爸爸为你骄傲。”刚刚交接完工作、走在下哨路上的老兵,突然听到了广播中儿子的声音,激动得眼里泛起泪花。

来队探亲的7岁娃娃小军,也被特邀进了广播室。小军对着话筒说:“我想通过广播告诉爸爸,我期末考试得了‘双百’。”爸爸听到了,爸爸为你骄傲。”刚刚交接完工作、走在下哨路上的老兵,突然听到了广播中儿子的声音,激动得眼里泛起泪花。

这一天,广播站推出一期特别节目。赵指导员担任当日广播员:“一年前,我们建立了这个广播站。当时,只想用声音打破高原的寂静。一年后,它成了滋润心田的清泉,让每个人的梦想和心声都有了回响……”

当天下午,一波“心愿纸条”一条接一条被送到广播站:“我想考上军校”“希望全班年底都能评上优秀”“我想在比武中拿头筹”……这些声音通过电波,在高原上空回荡,融进风里,飘向遥远的雪山,又折返回来,落进每个战士的心里。

窗外雪山依旧冰冷,但哨所里的春天已经来到。

李航即将参加培训,他说:“等我学成回来,咱节目的‘科技含量’会更高。”丁树山的诗登上了报纸,他还在源源不断创作更多的新作品。赵占波忙着整理更多巡逻故事:“只要我还守在这里,就会一直讲下去。”

高原的风还在吹,风里带着歌声、诗句和心里话。广播站像一汪永不干涸的清泉,见证着一群年轻人的成长,也让每一颗坚守的心,都有了温暖的回响。

边关趣闻

哨所旁的“赤狐哨兵”

刘郑伊

天山深处有座“冰川哨所”,时至初春仍旧冰雪覆盖,官兵的守哨物资全靠人力背运。

炊事班长张洪波说,虽然这里人迹罕至,但看守仓库仍得上紧警戒的发条。那天清晨,他发现窗外地上有串“梅花脚印”,心里咯噔一下,随即冲进仓库一看——少了一块冻羊肉。

“真气人!”老班长李东起蹲下看了看,语气肯定地说,“是狐狸。”他在边防驻守多年,对野生动物的行迹了然于心,“这家伙贼极了啥都敢惦记。”

在这“生命禁区”竟冒出个“偷肉贼”。战士们加固门窗,设下“机关”,可风干肉、腊肠还是时有丢失。那家伙神出鬼没,其“行窃手段”成了哨所一个恼人的谜。

转机来得突然。那天,巡逻队在冰裂缝边发现了它——一只赤狐,后被碎石压住,鲜血染红白雪。火红的皮毛在纯白背景下格外扎眼。

“是那偷肉贼!”随着一声呼喊,大家围了上去。按说这家伙落入官兵手中,也算“罪有应得”。看着它那黑亮的眼睛,战士们的心却软了下来。

文指导员蹲下,摸了摸冰冷的石块。“赶快搬开石头!”大家小心撬开碎石,将赤狐救出。它的腿受伤较重,已经动弹不得。

就这样,“偷肉贼”被抱回哨所。卫生员为它清创、上药、包扎。赤狐似乎知道自己已命悬一线不再挣扎,只是发出阵阵呜咽。

它在杂物间有了临时的“家”。起初,

它对食物不理不睬,蜷在角落充满戒备。几天后的一个傍晚,哨兵下哨来着赤狐,发现早晨放下的火腿肠不见了。它眼中的凶光也渐渐消退,开始一瘸一拐地活动。又过了几天,见它伤势痊愈,战士们打开了门。赤狐在门口驻足片刻,回头望了望这群迷彩身影,随即跃入茫茫雪原。

约莫10天后,傍晚炊烟升起时,营门外悄然出现一个身影——正是那只赤狐。它像回家一样缓步走进来,蹲在炊事班门口。张洪波出门一看愣了,转身回去拿来块肉扔过去。它敏捷地叼住,转身跑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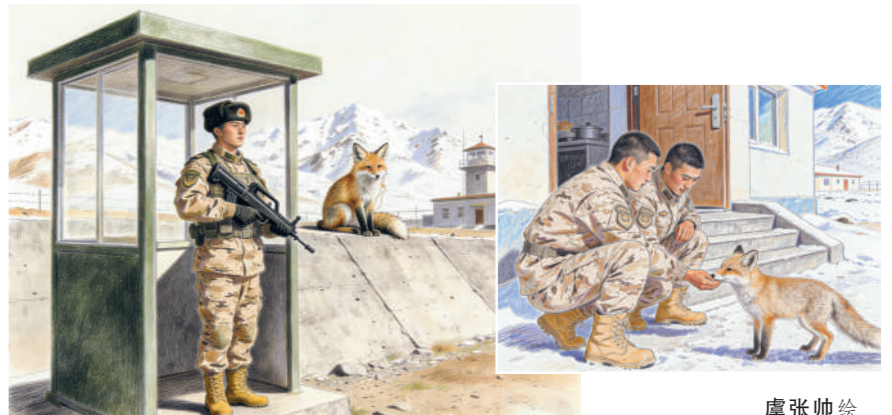
自此每隔几天,当傍晚炊烟升起,它就会出现在官兵视野中。大家也渐渐习惯了这个“不速之客”的到来,总会给它留点东西吃。

有时白天它也来哨所。每次午后来光顾营院,它就蹲在大门侧方的矮坡上——那里背风向阳。它将身子围成一个蓬松的红球,安静地卧着。

兄弟单位战友来队办事,见到它便一脸惊讶地问:“哨所还养了只红毛大狗?”老兵仰头一笑:“那不是狗,是哨兵的‘编外哨兵’,来陪着咱们一起站岗。”

说来也怪,自从有了这位特殊的“哨兵”,战士们觉得风雪也不那么难熬了。他们挺直腰板,目光锐利地巡视着脚下的山河。

去年冬季封山期,赤狐消失了几天,官兵们还真有点担心它。今年一开春,它又回到了老地方。从“冤家”变成“战友”,一连几天,它都来到营门口,静静陪着身旁的边防军人……



虞张帅绘

边关地理志

阿佻山上,有棵大榕树

魏小龙 王振霖

云南清水河畔,国家级口岸清水河是连接中国与南亚、东南亚的“黄金通道”。距口岸直线距离不远的高山之颠,驻守着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连“钢铁前哨”。

红瓦哨楼旁,一棵大榕树屹立数百年。树高20余米,枝繁叶茂,将哨楼环抱。大树的枝丫上生出许多气生根,垂到土壤中,发育成为十几条粗壮支柱根,根系盘卧卧龙般向主干集结,形成“独木成林”的奇观。当地人称,这大树的气生根交错环绕,象征着军民团结;长青繁茂的枝叶,则昭示着边防军人守望南疆带来的繁荣生机与活力。

哨所选址那年,官兵一眼看中这处制高点——大榕树下,口岸边境尽收眼底。当时上级本以为协调土地会费些功夫,没承想山寨的村民敲锣打鼓,把官兵迎上山。哨所落成,大榕树也成了“哨所一兵”,与官兵一同守望边疆。

新兵张佳乐第一次上哨便被大树吸引。想家时,班长带他来到树下:“我刚来时也一样。想家了就坐坐,跟树说说话。”如今哨所条件好了,战士们闲暇时仍喜欢在树荫下打电话,让家人一起听一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。

哨所地处亚热带,一年中有9个多月平均气温超30摄氏度。早年间连队宿舍没有空调,大榕树下便成了官兵乘凉休闲的好去处。如今空调装进宿舍,大家仍喜欢聚在树下,一天的疲惫便在绿叶摇曳中消散。

大学生士兵李欧刚到哨所时心气浮躁。老班长指着一条刚垂下的气生根:“这根我入伍时才垂下,如今已有手臂粗。扎稳根才能往上长。”李欧听明白了班长的“话外音”。他放下架子虚心学习,踏踏实实做好每件小事,如今已成为哨所专业骨干。

下士李志永训练成绩在全连排在末尾。班长常带他在树下加练:“像大榕树一样把根扎深,风雨来了才不怕。”他练了一年多,从及格边缘拼到“排头兵”。

下士付临森军事素质不错,以全优成绩来到哨所。此前他查出静脉曲张需手术,面对晋职考核一度想放弃。班长鼓励他:“你看这四季常青的大树,无论冬夏,无论阴晴,它都竭力生长,从不止息。”付临森仰望大树,咬牙坚持康复训练,最终成功通过了晋职考核。

树木无言,见证坚守。每年老兵退伍,大榕树都是最热门的“打卡点”。大家卸了军衔,在树下合影,把青春最后的军礼留给哨所,留给这棵树。

有人走,有人留,但坚守永在。“钢铁前哨”的官兵们像这棵四季繁茂的大榕树一样,把根扎在阿佻山上,长成一

片山林,守护着边疆安宁。

官兵在树下休息。

魏小龙摄

